

百战奇略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

第一卷·计战

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法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汉末,刘先主在襄阳,三往求计于诸葛亮。亮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帅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后果如其计。

第一卷·谋战

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穷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春秋时,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齐国之政。齐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请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进客。」范昭已饮,晏子撤樽,更为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我欲成周之乐,能为我奏,吾为舞之。」太师曰:「瞑臣不习。」范昭出,景公曰:「晋,大国也。来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范昭非陋于礼者,今将惭吾国,臣故不从也。」太师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仲尼〔闻之〕曰:「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

第一卷·间战

凡欲征伐,先用间谍,覘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法曰:「无所不用间也。」周将韦叔裕,字孝宽,以德行守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

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赂金者，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知之。齐相斛律光，字明月，贤而有勇，孝宽深忌之。参军曲严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杀戮。」孝宽因令严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立。」令谍者多赉此文，遗之于邺。祖孝征与光有隙，既闻，更润色之。明月卒以此见诛。周武帝闻光死，赦其境内，后大举兵伐之，遂灭齐。

第一卷·选战

凡与敌战，须要选拣勇将锐卒，使为先锋，一则壮我志，一则挫敌威。法曰：「兵无选锋曰北。」

建安十二年，袁尚、熙奔上谷郡，〔引〕乌桓数入塞为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路不通。田畴请为乡导，操从之，率兵出卢龙塞，水潦，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方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操辎重在后，披甲者甚少，左右皆惧。操登高而望，见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溃。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第一卷·步战

凡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林木而战则胜。若遇平易之道，须用拒马枪为方阵，步兵在内。马军、步兵中分为驻队、战队。驻队守阵，战队出战；战队守阵，驻队出战。敌攻我一面，则我两哨出兵，从旁以掩之；敌攻我两面，我分兵从后以捣之；敌攻我四面，我为圆阵，分兵四出以奋击之。敌若败走，以骑兵追之，步兵随其后，乃必胜之法。法曰：「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如无险阻，令我士卒为行马、蒺藜。」

《五代史》：晋将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陷新州，德威复取不克，奔归幽州。契丹围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闻之，约李存勖，步骑七万，会于易州救之。乃自易州北行，逾大房岭，循涧而东。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先锋，进至山口，契丹以万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骑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因跃马奋挝，三入其阵，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勖命步兵伐木为鹿角阵，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环寨而过，寨中万弩齐发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者塞道。将至幽州，契丹列阵以待之。存勖令步兵阵于后，戒勿先动。令羸兵曳柴、燃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入战。存勖乃趋后阵，起而乘之，契丹遂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口遁去。俘斩其首级万计，遂解幽州之围。

第一卷·骑战

凡骑兵与步兵战者，若遇山林、险阻、陂泽之地，疾行急去，是必败之地，勿得与战。欲战，须得平易之地，进退无碍，战则必胜。法曰：「易地则用骑。」

《五代史》：唐庄宗救赵，与梁军相拒于柏乡五里，营于野河北。晋兵少，梁将王景仁将兵虽多，而精锐者亦少。晋军望之色动。周德威勉其众曰：「此汴、宋佣，易败耳。」退而告之。〔庄宗曰：「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庄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战。今若不乘势而急击之，使敌人知我之众寡，则计无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赵人皆能城守而不能野战；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原旷野，骑兵之所长也。今吾军于河上，迫近营门，非吾用长之地也。」庄宗不悦，退卧帐中，诸将无敢入见者。德威乃谓监军张承业曰：「王怒老将。不速战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临贼营门，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无类矣。不如退军高邑，诱敌出营，扰而劳之，可以策胜也。」承业入言曰：「德威老将知兵，愿无忽其言。」庄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获梁游兵，问景仁何为？曰：「治舟数百，将以为浮梁。」德威乃与俱见庄宗，〔庄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军高邑。德威乃遣骑三百，扣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景仁怒，悉以其军出，与德威转斗数十里，至于高南，两军皆阵。梁军横亘六、七里。庄宗策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浅草，可前可却，真吾制胜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当为公〔先，公可继进。〕」德威谏曰：「梁军轻出，而远来与吾转战，其来既速，必不暇赍粮糗；纵其能，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马饥渴，其军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至未、申时，梁军中尘烟大起，德威鼓噪而进，梁军大败。

第一卷·舟战

凡与敌战于江湖之间，必有舟楫，须居上风、上流。上风者顺风，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随势，使战舰以冲之，则战无不胜。法曰：「欲战者，无迎水流。」

春秋，吴子伐楚。楚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战，已巨舰冲突；吴军势弱，遂至败绩。

第一卷·车战

凡与步、骑战于平原旷野，必须用偏箱、鹿角车为方阵，以战则胜。所谓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整束部伍也。法曰：「广地则用车军。」

晋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通凉州讨此虏者乎？」朝臣莫对。司马督马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对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类何足灭者！」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隆募腰开弩三十六钧，立标筒试，自旦至日中，得

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于是率其众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以众万骑，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用鹿角车，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隆到武威，虏大人萃跋韩、且万能等，率万余众归。隆前后诛杀及降附者数万。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等战，斩之，凉州遂平。

第一卷·信战

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地，而无悔惧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法曰：「信则不欺。」

三国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司马懿督张合诸军，雍、凉劲卒二十万，潜军密进，窥向剑阁。蜀相诸葛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会兵交换，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阵，代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鹄立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令去。于是，去者皆悦，愿留一战；征者奋勇，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未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剑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合，却司马懿，一战大克，信之由也。

第一卷·教战

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三军之士，素习离、合、聚、散之法，备谙坐、作、进、退之令，使之遇敌，视旌麾以应变，听金鼓而进退。如此，则战无不胜。法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战国时，魏将吴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神而明之，是谓将事。」

第二卷·众战

凡战，若我众敌寡，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要平易宽广之地。闻鼓则进，闻金则止，无有不胜。法曰：「用众进止。」

东晋太元时，秦苻坚进屯寿阳，列阵淝水，与晋将谢玄相拒。玄使谓苻坚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请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善乎！」坚众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众因乱而不能止。于是，玄与

谢琰、桓伊等，以精锐八千渡淝水，右军拒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兵，大战淝水南，竖众大溃。

第二卷·寡战

凡战，若以寡敌众，必以日暮，或伏于深草，或邀于隘路，战则必胜。法曰：「用少者务隘。」《北史》：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将高欢渡河，逼华州，刺史王霸严守。乃涉洛，军于许原西。西魏遣将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集诸州兵来会。诸将以众寡不敌，请且待欢更西以观之。泰曰：「欢若至咸阳，人情转搔扰。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遣人造浮桥于渭南，军士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军六十余里。高欢率兵来会。候骑告齐兵至，泰召诸将议。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争也。宜至此东十里，有渭曲，可据以待之。」遂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令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之中，闻鼓声而起。日晡，齐军至，望见军少，争进，卒乱而不成列。兵将交，泰鸣鼓，士卒皆起。于谨等以大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破之。

第二卷·爱战

凡与敌战，士卒宁进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将恩惠使然也。三军知在上之人爱我如子之至，则我之爱上也如父之极。故陷危亡之地，而无不愿死以报上之德。法曰：「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战国，魏将吴起为西河守，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坐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也？」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第二卷·威战

凡与敌战，士卒前进而不敢退后，是畏我而不畏敌也；若敢退而不敢进者，是畏敌而不畏我也。将使士卒赴汤蹈火而不违者，是威严使然也。法曰：「威克厥爱，允济。」

春秋，齐景公时，晋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乃召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以为将军，将兵捍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亲，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中，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

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既定，夕时，贾乃至。穰苴曰：「何为后期？」贾对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返，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皆震栗。久之，景公遣使持节赦贾，使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问军正曰：「军中不驰，今使者驰云何？」对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杀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以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渡河而解。于是，穰苴乃率众追击之，遂取所亡邦内故境，率兵而归。

第二卷·赏战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争先登；白刃始合，士卒争先赴者，必诱之以重赏，则敌无不克焉。法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汉末，大将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赏有功者。若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故能每战必胜。

第二卷·罚战

凡战，使士卒敢进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惩之以重刑，故可以取胜也。法曰：「罚不迁列。」隋，大将杨素御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每将对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者不下十数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三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者。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

第二卷·主战

凡战，若彼为客、我为主，不可轻战。为吾兵安，士卒顾家，当集人聚谷，保城备险，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俟其困敝而击之，则无不胜矣。法曰：「自战其地为散地。」《晋书》：后魏武帝，亲征后燕慕容德于邺地，前军大败绩。德又欲攻之，别驾韩[言卓]进曰：「古人先决胜庙堂，然后攻战。今魏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德曰：「何故？」[言卓]曰：「魏军远入，利在野战，一不可击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击也。前锋既败，后阵必固，三不可击也。彼众我寡，四不可击也。官军自战其地，一不宜动。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二不宜动。城隍未修，敌来未备，三不宜动。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沟高垒，以佚

待劳。彼千里馈粮，野无所掠，久则三军靡费，攻则士卒多毙，师老衅生，起而图之，可以捷也。」德曰：「别驾之言，真良、平策也。」

第二卷·客战

凡战，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谓客在重地，主在散地故耳。法曰：「深入则专。」

汉，韩信、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及成安君陈余聚兵井陘口，众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韩信涉西河，掳魏豹，擒夏悦，新喋血阙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以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风声所及，足以夺人，其锋何可挡也。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而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能斗，退不能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悬麾下。愿君留意。否则，必为所擒。」成安君自以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其策，果被杀。

第二卷·强战

凡与敌战，若我众强，可伪示怯弱以诱之，敌必轻来与我战，吾以锐卒击之，其军必败。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战国，赵将李牧常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享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将士，约曰：「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盗，辄入收保，不与战。如是数岁，无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召之，使人代牧将。岁余，匈奴来，每出战，数不利，死亡多，边不得田畜。于是复请牧。牧称疾，杜门不出。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许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约。匈奴来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一千三百乘，选骑得一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控弦者十万人，悉勒兵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来，佯败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以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犯赵边。

第二卷·弱战

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形，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法曰：「强弱，形也。」

后汉，羌胡反，寇武都。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抄傍县。诩因其兵散，

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而今日且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今兵少。吾之增灶，使敌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第三卷·骄战

凡敌人强大，未能必取，须当卑辞厚礼，以骄其志。候其有隙可乘，一举可破。法曰：「卑而骄之。」

蜀将关羽北伐，擒魏将于禁，围曹仁于樊。吴将吕蒙在陆口称疾，诣建业，陆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堪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功，骄气凌铄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无嫌于我。〕又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若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与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胆气益坚，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卿病，谁可代者？」蒙对曰：「陆逊虑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都督代蒙。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亦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抚节，相遂席卷，共奖王纲。某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迹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畴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之。闻徐晃等步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针，以全独克。某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嘉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书有谦下之意，遂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状，陈其可擒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第三卷·交战

凡与敌战，傍与邻国，当卑辞厚赂以结之，引为己援。若我攻敌人之前，彼犄其后，则敌人必败。法曰：「衢地则合交。」

三国，蜀将关羽，围魏曹仁于樊，魏遣左将军于禁等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以避其锋。司马懿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而内疏，羽今得意，权必不愿也。可谕权，令犄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遣使结权。权遂遣吕蒙西袭公安、南郡，拔之，羽果弃樊而去。

第三卷·形战

凡与敌战，若彼众多，则虚设形以分其势，彼不敢不分兵以备我。敌势既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以众击寡，无有不胜。法曰：「形人而我无形。」

汉末，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操将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率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说操曰：「今兵少不可敌，若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河向其后，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操从之。绍闻操兵将渡，即分兵西应之。操乃率军兼行趋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迎战。操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之，斩良，遂解白马之围。

第三卷·势战

凡战，所谓势者，乘势也。因敌有破灭之势，则我从而迫之，其军必溃。法曰：「因势而破之。」

晋武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惟羊祜、杜预、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及祜卒，拜预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遂拣精锐，袭破吴西陵都督张政，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预上表曰：「凡事当以利害相期，今此举十有八九之利，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朝臣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故违之耳。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添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时帝与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国富兵强。吴王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预陈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遂获吴都督孙歆。既平上流，于是湘江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望风归附。预仗节宣诏而绥抚之。时诸将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易尽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伺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借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着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孙皓。

第三卷·昼战

凡与敌昼战，须多设旌旗，以为疑兵，使敌莫能测其众寡，则胜。法曰：「昼战多旌旗。」

春秋，晋侯伐齐，齐侯登山以望晋师。晋人使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遂逃归。

第三卷·夜战

凡与敌夜战，须多用火鼓，所以变乱敌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备我之计，则胜。法曰：「夜战多火鼓。」

春秋，越伐吴。吴人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为左右二军，乘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分兵御之。越子率中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第三卷·备战

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御其掩袭，营则防其偷盗，风则恐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法曰：「有备不败。」

三国，魏大将吴璘征南，兵到精湖，魏将满宠帅诸将在前，与敌夹水相对。宠谓诸将曰：「今夕风甚猛，敌必来烧营，宜为之备。」诸将皆警。夜半，敌果遣十部〔伏〕来烧营，宠掩击，大破之。

第三卷·粮战

凡与敌对垒，胜负未决，有粮则胜。若我之粮道，必须严加守护，恐为敌人所抄。若敌人之饷道，可分锐兵以绝之。敌既无粮，其兵必走，击之则胜。法曰：「军无粮食则亡。」

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军运粮，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奔归操，因说操曰：「今袁绍有辎重万余乘，而乏严备，今以轻兵袭之，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矣。」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操。〔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负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操抄掠后军，遣军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即放火，营中惊乱，大败之。绍弃甲而遁。

第三卷·导战

凡与敌战，山川之夷险，道路之迂直，必用乡人引而导之，乃知其利，而战则胜。法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汉武帝时，匈奴比岁入寇，所杀掠甚众。元朔五年春，今卫青将三万骑出塞，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遂醉卧帐中。汉兵夜至，围，右贤王遂大惊，独与其爱妾一人、骑兵数百，溃围夜逃北去。汉遣轻骑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虏裨王十余人，男女万五千余口，畜马数百万。于是，青率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皆用校尉。

张骞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久，导军，善知水草处，大军得以无饥渴之患焉。

第三卷·知战

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之。师至之日，能使敌人如期而来，与战则胜。知战地，知战日，则所备者专，所守者固。法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战国，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用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孙臆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国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精锐亲兵倍道兼行逐之。孙臆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举火即万弩俱发。」涓果夜至，立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刎。

第四卷·斥战

凡行兵之法，斥候为先。平易用骑，险阻用步。每五人为一甲，人持一白旗，远则军行前后左右，接续候望。若见贼兵，以次转近，告白主将，令众预为之备。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

汉宣帝时，先零诸羌叛，犯边塞，攻城邑，杀长吏。时后将军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预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属之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阵。会明，遂以次尽渡。羌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至困倦，不可驰逐。此皆驍骑难制，又恐为其诱兵也。击羌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中勿击。遣骑候望四望峡中，无羌。夜半兵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戎不能为矣。使彼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众岂得入来！」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平先零。

第四卷·泽战

凡出军行师，或遇沮泽、圯毁之地，宜倍道兼行速过，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与不能出其地，道远日暮，宿师于其中，必就地形之环龟，其中高，四下为圆营，四面当敌。一则防水潦之厄，一则备四围之寇。法曰：「历沛历圯，坚舍环龟。」

唐，调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诏礼部尚书、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军次单于界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行俭更命徙营高冈。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扰。」不听，徙之。比夜，风雨雷霆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因问何

以知其有风雨也，行俭笑曰：「自今但依我节制，勿问我所由知也。」

第四卷·争战

凡与敌战，若有形势便利之处，宜争先据之，以战则胜。若敌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变则击之，乃利。法曰：「争地勿攻。」

三国，魏青龙二年，蜀将诸葛亮出斜谷。是时，魏将司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心，此非国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遂逆击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淮将皆以为欲攻西围，淮独以亮见形于西，欲使兵众应之，必攻东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败。

第四卷·地战

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则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所谓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利，胜之半也。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则亦不全胜。法曰：「天时不如地利。」

宋武帝讨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公孙五楼曰：「晋师劲果，所利在速战，初锋勇锐，不可击也。宜据大岷，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拣精兵二千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遣段晖率诸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较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来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岷，出城迎战，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户口众多，非可以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猝芟。设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岷，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蹂之，必成擒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十里而军，军垒成，用马为便宜，出岷逆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人岷，自贻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险，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守剑阁之险，卒擒于邓艾。臣以天时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岷，策之上也。」超又不从。而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拣士马，蓄锐以待之。其夏，晋师已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等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晋师渡岷，慕容超惧，率兵四万就段晖等于临朐，战败，超奔广固，数日而拔，燕地悉平。

第四卷·山战

凡与敌战，或居山林，或在平陆，须居高阜，恃其形势，顺于击刺，便于奔冲，以战则胜。法曰：「山陵之战，不仰其高。」

战国，秦伐韩〔，军于阙与〕。韩求救于赵，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否？」曰：「道远路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曰：「可救否？」乐乘对如颇言。又召赵奢问，奢曰：「道远路狭，譬

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奢将，救之。兵去赵国都三十里，垒，不进，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有一人谏，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非赵地也。」赵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一昼夜至，〔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入谏，赵奢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曰：「请受教。」历曰：「请受刑。」奢曰：「须后令至邯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赵奢曰：「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其围。

第四卷·谷战

凡行军越过山险而阵，必依附山谷，一则利水草，一则附险固，以战则胜。法曰：「绝山依谷。」

后汉将马援为陇西太守，三绌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羌师数十万户亡出塞外，诸种万余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而取败焉。

第四卷·攻战

凡战，所谓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法曰：「可胜者，攻也。」

三国，魏曹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吴将吕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难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孙权亲征〔皖〕，一朝夜至。问诸将计策，诸将皆劝作高垒。蒙曰：「治垒必历日乃成，彼城备已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数日，必须尽还，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攻之，不移时可拔，及水未涨而归，全胜之术也。」吴主权从之。蒙乃荐甘宁为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枹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权嘉蒙功，即拜庐江太守。

第四卷·守战

凡战，所谓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未有可胜之理，则我且固守，待敌可破之时，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法曰：「知不可胜，则守。」

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反，以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七国。因自请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至，会兵荥阳。吴方攻梁，

梁急，请救于亚夫。亚夫率兵东北走昌邑，坚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亚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书于景帝，帝诏亚夫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将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亚夫军中惊乱，自相攻击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吴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兵饥，乃引兵退。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追击，尽获之，降其郡县。亚夫下令曰：「有得吴王者，赏千金。」月余，越人斩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吴、楚悉平。

第四卷·先战

凡与敌战，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以兵急击之，则胜。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请击之。」公弗许。既济，未成列，子鱼复请，公又不许。及成列而战，宋师败绩。

第四卷·后战

凡战，若敌人行阵整而且锐，未可与战，宜坚壁待之；候其阵久气衰，起而击之，无有不胜。法曰：「后于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率众来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阵汜水东，弥亘数里，诸将皆有惧色。太宗将数骑登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渡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者，有轻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动，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时，卒饥倦列坐，又争饮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诫曰：「贼若不动，止，宜退归；如觉其动，宜率东出。」士及才过，贼众果动。太宗曰：「可击矣。」士及命骑将建旗列阵，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东，以掩贼背。建德遽率其师却，止东原，未及整列，太宗轻骑击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众骑缠幡而入，直突出贼阵后，齐张旗帜，表里俱备，贼众大溃，生擒建德。

第五卷·奇战

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法曰：「敌虚，则我必为奇。」

三国，魏景元四年，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宣王指授节度，使邓艾与蜀将姜维相缀连于雍州，刺史诸葛绪邀维，令不得归。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等直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退还。欣等躐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乃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

三十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欲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东，还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从阴平由邪径出汉中、德阳亭趣涪，去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信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难，粮运将匮，频至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其子邓忠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胜。」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进军成都。刘禅遣使请降，遂灭蜀。

第五卷·正战

凡与敌战，若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惑，须用正兵。正兵者，拣士卒，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远？」宋檀道济为高祖北伐前锋，至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千余人。议者谓应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王师以正为律，何必杀人！」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

第五卷·虚战

凡与敌战，若我势虚，当伪示以实形，使敌莫能测其虚实所在，必不敢轻与我战，则我可以全师保军。法曰：「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三国，蜀将诸葛亮在阳平，魏延诸将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余守城。魏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与延军错道，径前，当亮军六十里，候还，白懿云：「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军垂至，恐与己相逼，欲赴延军，相去又远，势不能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命军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开四门，扫地却洒。懿尝谓亮持重，而复见以弱勢，疑其有伏兵。于是，率众退北山。明日食时，亮与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必谓吾示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还白，如亮言。懿后知之，深以为恨。

第五卷·实战

凡与敌战，若敌人势实，我当严兵以备之，则敌人必不轻动。法曰：「实而备之。」三国，蜀先主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屯江陵。是岁，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备吴，而率兵攻魏将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汉水泛滥，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庞德被诛。梁、郟、陆浑群盗等，或遥受羽印号，为支党，羽威震华夏。

第五卷·轻战

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所败矣。法曰：「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

春秋，晋文公与楚战，知楚将子玉刚忿褊急，文公遂执其使者宛春以挠之。子玉怒，遂乘晋军，楚军大败。

第五卷·重战

凡与敌战，必务持重，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若此，则必不陷于死地。法曰：「不动如山。」

春秋，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军吏患之，裨将范丐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佻，吾持重固垒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全胜。」

〔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器，合而更器，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公说。于是败楚师于鄢陵。

第五卷·利战

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而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其军可败。法曰：「利而诱之。」

春秋，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捍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伏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第五卷·害战

凡与敌各守疆界，若敌人寇抄我境，以扰边民，可于要害处设伏兵，或筑障塞以邀之，敌必不敢轻犯。法曰：「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时，朔方军总管沙陀忠义为突厥所败，诏张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贼已出，率兵躡击，夜掩其营，破之。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崖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禱祀，然后引兵渡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于河北筑三受降城，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68055134064006044>